

八月槎
著

山海变

②

绾青丝

CTS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

犀牛故事
創作者

八月槎 著

山海變

② 綰青絲

CS



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海变. 2, 绾青丝 / 八月槎著. — 长沙 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 6

ISBN 978 - 7 - 5562 - 2829 - 4

I. ①山… II. ①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7201 号

Shanhaibian 2 Wanqingsi

山海变 2 绾青丝

策划编辑: 张朝伟 唐 龙

质量总监: 阳 梅

装帧设计: 

责任编辑: 唐 龙

封面绘画: 有 鱼

内文设计: 求赢文化

出版人: 胡 坚
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

邮编: 410016

电话: 0731 - 82196340 (销售部)

82196313 (总编室)

传真: 0731 - 82199308 (销售部)

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

张晓军律师

经销: 新华书店 印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印张: 10

字数: 210 千字

开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版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 0731 - 82196362

写一个长故事（代序）

出书前，我的责编跟我说，写个序言吧，我犹豫了很久，没有写出来。

出书后，责编又跑来跟我说，写个创作手札吧。

还是，没写出来。

第一篇可称之为小说的文字发表，是夏洛特烦恼的那一年，然而如今，想要成为一个作家的念头，却越来越远了。

《山海变》最初的雏形，大概诞生在2006年。

2003年至2005年，正是中国网络文学飞速发展的时期，“九州”七天神聚首，东方奇幻风起云涌，今天风头正劲或已经退隐的大神们，在网络上、在杂志上，正在神采飞扬地勾画他们心中无垠的辽阔疆域。“九州”，已经从天空中的一滴水，渐渐汇成一条波澜壮阔的江河，谁也不知道，是否有一天，这个体系和概念将汇成东方幻想的无垠大海。

那时候，我还有少年心气儿，雄心勃勃，想要加入这个丰饶辽阔的领域。我想，我一定要写出一部拿得出手的长篇啊！

《九州》对于中国奇幻来说如此重要，以至于十年之后，当有读者在《山海变》的连载页面下留言“让我想起多年前，有人在课桌下面把《九州》递给我的日子”，我依然觉得这是一句至高评价。

心气儿归心气儿，你们都知道，写一部长篇，哪有那么容易？

而我，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写一部通俗长篇作品的执念的。

这个执念，要是用力气往时光深处推，大约从我儿时看宝文堂书店的盗版“金庸”就开始了。

大概是2005年，江南的《祖父》、斩鞍的《水晶劫》出现在了《飞·奇幻世界》杂志上，这两位是我在“九州”奇幻体系里最爱的两个作家。在2005年那个奇幻文学的黄金年代，他们拿出了最真诚丰富的作品。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个刺激，2006年夏天，我开始动笔写一个故事。

那时候，它是一个纯粹的少年英雄故事。

当然，它没写完，我重入职场。

居帝都，大不易，我远离了类型小说的阅读和创作。不过，生活总会给梦想留些空隙，2009年前后，我曾把这个故事拿给刚刚入职的新同事分享，那时候知道写得不好，所以不敢相信这个故事会让她在空荡荡的公交车上，看到痛哭流涕。

作为一个女性读者，在那个版本中她最感动的段落，是灞桥倾覆，圈龙坊坊主周道为了救下孩子们，自己葬身熊熊火海。

生活和梦想哪个更强大？每天两个多小时的车程，十个小时以上的工作，一年五十二个周末里有一半以上的周末在加班或者出差。我逐级晋升，但代价却是再也无力回顾过往。笑傲江湖曲、神雕侠侣梦，早成云烟。

写作，也许是逃避生活的一种方式。

只有在情绪的低潮期，你才会看到生活的另外一面。

2013年，我忙碌了五年，时刻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了下来，每天中午，我坐在朝阳门内大街自己朝南的办公室内，望着满屋子的灰尘在阳光中缓缓起伏，一看，就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。

这一年的晚些时候，我重新开始了《山海变》的创作，每天三个小时，三千字，日更，四个多月后，有了四十六万字的规模，即今天《山海变》前三卷的雏形。

《山海变》深埋的，是我当时的焦虑、绝望、无谓和愤怒，这些情绪和故事纠缠，诞生了一些和以往的故事完全不同的人物。沉默寡言的豪麻，凌厉雄霸的扬觉动，生在夹缝中的赤研星驰，始终带着一丝浅笑的扬一依……他们不仅仅是纸上的影子，他们是流过我生命的真实的人生角色，是我扑捉到的人生

光影的碎片，是部分破碎的另外一个我。

我真的无法用日更的强度继续这样的故事。

是的，我终于还是离开了北京，带着一些故事，和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。

光阴荏苒，帝都十年，《山海变》故事里的人物始终在脑海中萦绕不去。如今我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年纪，还要写不靠谱不着调的奇幻故事吗？那种壮怀激烈的英雄梦想早已远去。而我自己，也在生活中渐渐变得疲惫，但是儿时的愿望反而渐渐清晰。

可能人生的一切行为都具有某种意义，我并不知道数年前在网络上短暂的连载，居然真的有了一批读者，这许多年过去了，他们凭借当年一塌糊涂的故事，还在四处寻找我。

鬼使神差，我将整个故事结构修改为 POV（视点人物写作手法）人称视角，提笔重写。

当这个故事在犀牛故事平台重新发表，电光石火，命运的轨迹终于重合。

那些壮怀激烈和青春热血已经远去，年轻时最喜欢的侠之大者，已从记忆中渐渐隐没，留下的，却是曾经看过的一个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的细碎悲欢。

“辰月之征”中黑眸刺客叶瑾的泪水；在古松下小茅屋中，

漫无边际地聊天的路牵机让少女悄悄红了脸；风陵渡夜晚听故事的郭襄和襄阳城外的漫天烟花；正派弟子张翠山和邪教妖女殷素素的舟岸问答……

是岁月，把这些当年匆匆略过的细节缓缓沉淀。

我想我终于知道自己要写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了。

它是少年英雄的热血传奇，也是一场群雄争霸的权谋交锋，有那么一刻，情之所至，也可以让人扶首掩卷，眼睛发酸，这么说，可能又是个爱情故事。

但是最终，好像都是，又都不是。

昔年上层楼，如今风盈袖。

我不再是那个少年，却也还是那个少年。

目 CONTENTS 录

001 第一章

大安城

她坐在镜前，长发黑亮，瀑布般从肩头垂下，宁州最好的匠人也打磨不出她眼前的水云镜，这横断岭云雾之中才有的玉石薄如蝉翼，映出了她弯月一般的眉毛和姣好的面容。镜子中的这个女人非常年轻，笑容温婉、脸庞甜美，然而此刻，那张经过精心修饰的脸略微有些僵硬，并不像平时那个素衣明眸的姑娘。

035 第二章

暗 月

扬归梦已经划破手掌，她的鲜血变成一道细细的红线，垂入了那诡异的深蓝之中。乌柏惊骇地睁大了双眼，耳畔一声巨大的轰鸣，仿若龙吟，一瞬间，溶洞之内漆黑如夜，一只巨箭闪耀着寒光破风而来，带着雷霆万钧的力量穿过了扬归梦的身子。洞穴的一侧，却有一个浑身黑甲的武士回身横刀，当的一声大响，那只巨箭正中刀身，火星四溅。

085 第三章

杀 伎

风向转变，火星、烟尘和灰烬在院落中盘旋不定，漫天飞舞。在灼热的热量的包围下，在无尽飘飞的灰烬中，李子烨面目狰狞，脚步踉跄，火势顺着密密连接在一起的屋顶蔓延开去，整条画舫街都熊熊燃烧起来，火光冲起十数丈高，照亮了整个夜空，仿佛整个灞桥都被点燃了。

125 第四章

箭 炉

暗红色的虎尾旗在骑手的长杆上飘扬，金线圈出的大大的“扬”字在日光下闪耀。队伍开始缓慢地向山丘下移动。人和马的鲜血保持着它喷溅出来时的形状，渗入了干燥的土层，已经开始发黑，一个少年身着破旧的牛皮甲，仰面躺在一匹瘦马的肚腹上，一动不动，他湛蓝的眼睛失去了光彩，空洞无神地盯着这一队匆匆骑过的人马。

161 第五章

赤研星驰

扬一依不说话，只是看着远方，赤研星驰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眼前的世界壮阔异常，密密层层的民居变成了小小的方块，明亮的奔流河蜿蜒着在大地上流淌，远处的原野像厚厚的绒毡，平缓的山峦在无垠的大地上微微起伏。他们面前的世界流动着深深浅浅的绿，那是云朵在地面上留下的变幻的影子。

195 第六章

璇星芒

平滑的黑石地面抖动着，金银打造的星轨上，玄铁铸就

的十二主星疾电一般飞旋，金属之间的摩擦爆出了闪亮的火花，无数凹陷的星槽内，绿色的萤火和白色的珠光交替明灭，固定星盘和轨道的铆钉剧烈地抖动着，风从疯狂转动的星盘中央激发开来，吹得乌柏立足不稳。暴风眼中，站着一个茫然失措的瘦长身影，他的蠡星尺落在地上，发出了清脆的声响。

243 第七章

鸦之眼

人们站稳了身子，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一个巨大的黑色气旋在灞桥的雨夜中咆哮着，从深不见底的天空垂下，卷起房屋、牲畜和经过的一切，大雨滂沱，和着人们的呼救和惨叫，整个灞桥燃起了猛烈的大火。每个人的脸都被遥远的火光映得惊魂不定，不祥的沉默在蔓延。灰烬像黑色的雪花飘落，被雨滴击穿。

290 薛荔

「
第

「
章
」

大安城

她坐在镜前，长发黑亮，瀑布般从肩头垂下，宁州最好的匠人也打磨不出她眼前的水云镜，这横断岭云雾之中才有的玉石薄如蝉翼，映出了她弯月一般的眉毛和姣好的面容。镜子中的这个女人非常年轻，笑容温婉、脸庞甜美，然而此刻，那张经过精心修饰的脸略微有些僵硬，并不像平时那个素衣明眸的姑娘。

(1)

她坐在镜前，长发黑亮，瀑布般从肩头垂下，宁州最好的匠人也打磨不出她眼前的水云镜，这横断岭云雾之中才有的玉石薄如蝉翼，映出了她弯月一般的眉毛和姣好的面容。

“二小姐，今天还是先去百望台上走一走么？”侍女靳思男将她的长发绕在指尖，灵巧地盘着，用黑玉簪子加以固定。黑玉簪尾端嵌有一颗南渚夜明珠，在清晨熹微的晨光中散发出淡淡的红色光芒。

她看着镜中的自己，雪白的绢衣外罩着顺滑的紫纱罗，褐色滚金的宽束腰把胸脯衬托得格外饱满，细长的鬓角贴着薄薄的花钿，她注意到唇边涂的紫胭脂有一个小小的缺口，伸出食指，细细将它补上。

镜子中的这个女人非常年轻，笑容甜美，温婉可人，然而此刻，那张经过精心修饰的脸略微有些僵硬，并不像平时那个素衣明眸的姑娘。

靳思男帮助她理好衣摆下的雪白飘裙，飘裙一层一层的褶皱覆盖了足下的轻履。她刚要站起来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又坐回座位，伸手拔出了黑玉簪，一头秀发重又滑落肩头。

“思男，帮我梳上芙蓉归云髻，这样随便一盘，显得不大妥当。”

“是，二小姐，我疏忽了。”靳思男的双手灵巧地在她的发丝间穿梭，等她再站起身来的时候，发髻如云，更像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，只是眼睛依旧清澈透亮。

“二小姐，”靳思男拾起放在一旁的红色佩刀，打算系到她的刀带上。刀有着红色的鲨鱼皮壳，闪亮的铜丝间嵌着深绿的翡翠，华贵精巧，看起来，它的装饰作用远远大于它的实用价值。

她按住靳思男的手，此刀名薜荔，是上古神兵，但她一向不喜欢这类锋利的东西。

靳思男有些诧异，道：“二小姐，今天的场合，还是把刀带上吧。”

“对于一个没有气力的女人，刀有什么用呢？”扬一依笑了笑，轻轻一推，这一把漂亮的小刀被送到了靳思男的怀里。“它只能把我变得更像一个精美的物件，人人都想争抢、享用、打碎的物件。”

靳思男张开嘴想说些什么，但是终于没有说。

“我们走吧，它更适合你。”她把目光从薛荔上收回。

朝堂之上佩刀，这是扬家尚武之风的延续，然而，对于这个离火原上的牧人家族来说，朴素也曾经是这个家族重要的传统，可看看现在，别说是她，光靳思男的衣着，就堪与日光城内的木莲贵族们媲美。

走出鸣琴轩的时候，她看了一眼那把挂在墙上的古琴，小时候她在这把琴上浪费了太多时间，不是她弹奏得不够好，而是她根本不喜欢弹琴。可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，就算是再讨厌的事情，只要有人会为此高兴，她就勉强为难一下自己。所以，她不动声色地成为了整个吴宁边数一数二的琴师。

虽然只有六层，但百望台已经是大安城中最高的建筑，这里的视线不受遮挡，越过大安城高大的城墙，可以看到柴水和安水交汇处的广袤平原。

登上高台，时间尚早，清晨的太阳把远处的地平线染得血红，金色的光芒肆无忌惮地穿透了湛蓝的天空，南来的道路在青绿的田野上曲折蜿蜒，已经有商旅向大安城方向移动，在太阳气势磅礴的光芒笼罩下，人和牲畜都被距离简略成了一个小小的墨点。

扬一依期待地平线的尽头会出现一匹快马，驿站的骏马从来不惜体力，疾驰的马蹄在干燥的大地上踏起尘埃，在金色的阳光中拉起一道道白色烟幕。两年前和澜青战事频繁的时候，

几乎每隔个把时辰，广袤的大地上都会画出这样的白线。

“今天是什么日子了？”

“二小姐，今天是五月十七。”靳思男也望着同样的方向。

扬一依很清楚今天的日子，只是她想再次确认自己的记忆并没有误差。

扬觉动一行离开吴宁边已经二十一天了，他早该回来的。毛民方向的信马带来了陈旧的消息，南渚大公赤研井田宣称，父亲将自己代替小妹，许配给了遥远的南方大城中的一位贵族。随后，纷乱的消息断断续续，阳宪奔回的护卫确认，扬觉动陷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，整个吴宁边就此失去了他的消息。

“姻公主，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。”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“蓝仓伯过奖了！”扬一依转过身去，面对着这个相貌英俊的少年伯爵。

他不能说生得不俊美，高鼻、朗目，没有大多数中州人的扁脸，脸上总是带着微笑，举止得体、风度翩翩。

看到楚穷，扬一依忽然开始想念豪麻。豪麻在大安城的日子，包括楚穷在内的贵族青年都自动离扬一依很远，他们谁都不想惹麻烦。那时候，扬一依常常会因此烦恼，因为哪怕扬觉动已经将她指给那个一脸严肃的男人为妻，有时候，她也还是需要有人陪着说说话，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，甚至与她小小地暧昧一下的。

像接受一切生命中的不得已一样，扬一依同样接受了豪麻。豪麻在大安城的时候，她偶尔还会想起楚穷，想起他世家子弟的油滑风趣和嘴角那一抹略带讥讽的笑容，然而此刻，他过于露骨的殷勤已经惹恼了她。

“蓝仓伯也好兴致，来到百望台上看日出。”扬一依的声调温婉甜美，如果说里面蕴含着某种情绪，由于它隐藏得如此之深，恐怕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能听得出来。

“我就知道，今天一定会遇到不一样的你。”楚穷很兴奋，上前一步，向扬一依身边靠去，靳思男十分不识趣地挡在两个人中间，让楚穷皱起了眉头。

“你！”他居然用了一个“你”字！扬一依心中莫名升起一股怒气，扬觉动在大安城的时候，楚穷从来不敢这样称呼她，仅仅因为扬觉动生死不明，他就这样迫不及待了么？

“听楚公子这样说，我心里真是高兴得紧呢。”扬一依微微一笑，将一只手搭在百望台的玉石栏杆上，抬起另一只手来梳理鬓角的发丝。朝阳渐起，日光照亮了她的轮廓，她束腰上的金线闪耀着，在吴宁边，这几乎是她从未有过的盛装。

这句话说得亲昵，楚穷眉眼随之一开，他大踏步转到了扬一依的另一边，伸出手去，也放在玉石栏杆上，离扬一依的手只在一指之距。

扬一依抿嘴一笑，左手轻轻挽起了另一边的袖子，露出白生生的小臂。

楚穷嘴角的笑容渐渐有了些得意的味道。